

心扉爲你開

◎ 冷玥

宋啓政笑了笑，把那塊雞肉拿來當下酒菜。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現在可以說出來了吧？」於是，宋啓政就將今晚發生的事說了出來：「你覺得我這樣做對嗎？」「你後悔了？」宋啓政看了臉色微愠的他。「沒有。」宋啓政端起杯子，仰頭將杯中的酒喝乾。「唯一讓我後悔的事，是差點害死哥哥的那件事，和說過無數傷害哥哥的話。」

「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，現在我們已經有能力補償哥哥爲我們所吃的苦、所犧牲的事，因此我們必須更努力才行。」

「你說的對，現在是我們報答哥哥的時候了。」

兩人舉杯立誓。

※ ※ ※

一個小隔間的工作室，四邊的牆上至貼滿了俊男美女的海報，甚至連天花板都貼了不少，唯一的空白處是進出的門和地板。

「真的？」吳淑娟坐在工作枱邊，回頭來看著正在用計算機做圖片放大處理的葉怡馨。

葉怡馨也回頭給她一個肯定的微笑。

吳淑娟瞪視著前方一張木村拓哉的海報，滿面不可置信，彷彿呢喃般自語著：「不太可能吧？美聲先生就在一個轉角之隔，這附近的上班族帥哥我全都瞭若指掌，怎麼可能就漏掉這個超級美男子呢？」

「也許他是新進職員，所以還不在你的『獵美』名單中。」葉怡馨在掃描機上放進另一張圖片，繼續計算機掃描的工作。

「或許吧！」吳淑娟咬著筆桿思索這個問題，片刻後她一臉興奮：「小馨馨，你的機會來嘍！」

葉怡馨被她叫得全身雞皮疙瘩直冒。「你不要這樣叫好嗎？怪噁心的！」

吳淑娟將椅子滑到她的旁邊，附耳低語：「我們拿網子去把他網起來好嗎？」

「人家也許已經有愛人了，或許成家了也不一定。」葉怡馨語氣中有著難掩的落寞。昨晚她一路興奮不已地回家，躺在床上還回憶著他輕柔的嗓音，結果不久就想到這個可能性，然後一切希望化爲烏有。

「對哦！」吳淑娟仰頭看著天花板上

大神家

● 橫溝正史

橋署長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，然後深吸一口氣說：「猿藏應該也當過兵吧？」

「當然啦！看他那種體格就知道了。」

「那麼，大戰結束時他在……」

「我記得他在台灣。猿藏運氣也不錯，很早就回來了。噢？難道猿藏他……」

橋署長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祇是一直問著：「這麼說，他應該不是從博多回來的羅？」

「大概吧！我記得不是很清楚。」

「對了，夫人。」

「橋署長這時稍微改變說話的語氣。」

「昨天晚上的會議，祇有犬神家的人才可能參與吧？」

「是啊！除了珠世和古館先生之外，都是我們家的人。」

「那麼猿藏有不有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他怎麼可能出席這種場合呢？猿藏再怎麼說也不過是個下人罷了，根本沒有資格進那個房間！」

「嗯，說的也是，我祇是想知道猿藏昨天晚上在哪裡、做了些什麼事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不過他可能在補魚網。因為昨天傍晚他來找我，要我把舊的古箏琴給給他。」

根據松子的說法，猿藏是個撒網高手。佐兵衛在世的時候，就經常帶著他到那須湖撒網捕魚，兩人甚至曾大老遠到天龍川捕魚呢！

但是在戰爭期間，漁網漸漸不易取得，連修理破網用的線都不好找。這時猿藏便想利用舊的琴線撕成細線補網，而且補起來的效果非常好，所以即使現在已經停戰了，他依然用這個方法補漁網。

「猿藏是個手藝很巧的男人……噢？難道他……」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

這時，一名刑警匆忙跑進來，因為佐武的屍體已經浮上來了。

疑雲重重

佐武的屍體之所以能那麼快找到，全拜這場暴雨雨所賜。一發不可收拾的暴雨雨雖然阻礙了搜索工作，但是另一方面卻意外地把佐武的屍體帶到湖面上。

金田一耕助和橋署長一聽到屍體浮上來的消息，立刻趕往水閘口。

他們撥開群眾的刑警和警官，祇見一位頭戴寬邊防水帽、身穿防水外套的男子正全身濕淋淋地從小艇上岸。

「啊！昨天實在非常感謝你。」

男子開口對金田一耕助說話。金田一耕助則吃驚地看著對方。

他覺得那張臉好像曾經在哪兒見過，可是卻怎麼也想不起來，正愁不知該如何應對時，對方卻笑著說：「哈哈，不記得我了吗？我是那須神社的大山神主啊！」

經他這麼一說，金田一耕助這才想起來。（六十）

歡喜冤家

原著：西湖漁隱主人

夫人道：「據你之言，立志不嫁了？祇怕你聽不得兩泣寒窗，禁不得風吹冷被。那時還想丈夫哩。」

丘媽道：「夫人，別人說不得硬話，若在我，極守得住。夫人著不嫌絮煩，我告稟夫人一番。」

夫人道：「你說來我聽。」丘媽道：「我同居一個寡女，是朝內發出的一个宮人，他在宮時，那得個男人！因此內宮中都受用著一件東西來，名喚三十六宮都是春。比男人之物，更加十倍的趣。各宮人每每更番上下，夜夜輪流，妙不可言。他與我同居共住，到晚間，夜夜同眠，各各取樂。所以要丈夫何用！我常到人家賣貨。有那青年寡婦，我常把他救急。他可不快活哩！」

夫人笑道：「難道你帶著走的？」丘媽道：「夫人，此物宮女帶得幾件出來。我因常有相厚的寡居，偶然留歇，那夜不曾拿在身邊，掃了他的興。所以日後緊緊帶了走的。」

夫人道：「無人在此，你借我一看，怎生模樣一件東西，能會作怪。」丘媽道：「夫人，此物古怪。有兩不可看。白日裡，罪過不可看。燈火之前，又不可看。」夫人笑道：「如此說，終不能入人之眼了？」

丘媽笑道：「價會入人之眼。」夫人道：「我講的是眼目之眼。」丘媽道：「我也曉得，故意逗著此要的。今晚打攪著夫人，心下實是不安。可惜在下是個賤貨，不敢與夫人並體齊驅。若得夫人不棄，各各一試，也可報答夫人這點盛情。」

夫人道：「此不過取一時之興，有甚貴賤。你既有美意，便試一試如何。不然還道你說的是謊。」

丘媽見他動心，允了，忙斟酒，勸他多吃了幾杯。夫人說得高興，不覺的醉了。坐立不定道：「我先睡也。你就在我被中睡著罷。」丘媽應了一聲，暗地裡喜得無窮。

他見夫人睡穩，方去解衣，脫得赤條條。潛潛悄悄，掀起香被兒，將那物夾得緊緊的，朝著夫人，動也不動。那夫人被他說這一番，心下癢極的。身雖睡著，心火不安。祇見丘媽不動。夫人想道：「莫非騙我。」說：「丘媽，睡著也未？」

丘媽道：「我怎敢睡。我不會遇夫人，不敢大膽。若還如此，要當如男人一般行事。未免預先摸摸索索，方見有興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照著常例兒做著便是。何必這般道學。」夫人將手把丘媽一摸，不見一些動靜，道：「他藏在何處？」

（五十二）

病毒

蔡駿

一月二十日

我再一次違背了葉蕭對我的囑托，進入了古墓幽魂。我沒有進入迷宮遊戲，我估計葉蕭很可能還在那裡監視著。於是我進入了留言版，還是上次的一樣，我決定先發言，鍵入標題——「有誰知道阿魯特氏？」，我沒有打內容就把這帖子發了出來。

接著，我向後翻了幾十頁，試圖找到黃韻、陸白、林樹在過去的發言，黃韻的發言很少，全是在陸白白自殺以前，無外乎是哪天看了一部恐怖片，把故事梗概和自己的感覺說一說。在她的發言後面總是跟著白白的回復，我說過，白白就是陸白的網名。十二月八日的一則回復裡，陸白寫：「黃韻，明天晚上跟我去打保齡球好嗎？」

後面跟著黃韻的回復：「白白，明晚我沒空。不要再纏著我了。」

那些天陸白的確曾對我說過他和黃韻的關係很僵，我又往前翻了幾頁，還有一則帖子，是白白的發言，時間為十二月十一日：「黃韻，嫁給我吧，我在網上公開向你求婚。」

黃韻回復：「白白，我不能答應你。」

白白：「黃韻，我可以跪下來求你。」

黃韻：「你太過分了，你以為你是誰？精神病！」

她有些過分，不過陸白也實在太心急了，看這樣子，他們兩個人是永無和好的可能了，但我又翻了幾頁，在十二月二十日看到一則黃韻發的帖子：「白白，這些天我認真地考慮過你的求婚，我爲我的無禮向你道歉，我決定接受你的求婚。」

白白回復：「我幸福幸福幸福幸福幸福啊！聖誕夜我們向全世界宣佈。」

看著這些帖子，我總覺得不對勁，原本黃韻對陸白的態度是非常冷漠的，斷然拒絕了求婚，而且還出口傷人，卻又無緣無故地接受了求婚。雖然上次在咖啡館裡，她已經對我說過原因了，但我依然難以理解。

我然後又一頁頁地往後翻，尋找他們的帖子，還好，古墓幽魂的速度快得驚人，十幾分鐘後，已經翻到了最早的一頁。白白（陸白）自己發的帖子不多，大多是附和黃韻的，而三棵樹（林樹）的帖子數量更少，他在不斷地轉貼電子版的《聊齋誌異》。我注意了留言版裡第一個帖子的發貼時間，是2000年11月1日，發貼人爲「古墓幽魂」，標題「古墓已經建成，盜墓者們請進」，無內容。原來這個網站開通還不到三個月。

我又回到最近的一頁，卻發現我剛才的留言已經消失了，那麼點功夫，又被刪除了。也許我發的帖子對版主來說都是禁忌，那麼反過來就說明阿魯特氏對版主來說是個忌諱。我覺得我真正的找到方向了。我決心再發一個帖子，標題爲「版主，你究竟害怕什麼？」。（三十五）



「小晴……」楚威的心思早就不在吃的上面了，有這麼個絕色在面前，他不可能還有吃的慾望，就算真要吃那也是「吃」她。

「今晚的菜很棒。」她柔柔的一句，吃得雖然不多，但她讚不絕口。

「你喜歡？」

「真的好吃！」

「那你多吃一點吧！」他愉快的說。

「我看你好像沒怎麼動筷子啊！」楚威露出一個深不可測的笑容，他不可能告訴她自己此刻的想法，因為祇怕她聽了，說不定會奪門而出。「我沒有那麼餓。」

「那你還吃這麼多。」

「祇要你喜歡吃就夠了！」

「浪費！」她笑著怪他道。

這會楚威又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因爲一向滴酒不沾的她，今晚居然喝了兩、三杯的紅酒，她的轉變令他非常的懷疑，她今晚的表現和平日真是祇能用判若兩人來形容。

「小晴，今天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嗎？」

「特別的日子？我不知道啊！」

「我知道不是你的生日，也不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，可是你……」楚威打住話。

祝小晴當然知道楚威的意思，但是她笑而不語，今天絕對跟什麼紀念日都無關，不過這幾天可是她的排期日，如果她真的要一個小孩，那麼她就最好別拖，而她是真的想要成爲母親。

「小晴，今晚你……」楚威實在怕自己會錯意。

「我怎麼了？」

他自我解嘲。「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想歪了。」

「但我不想知道你在想什麼啊！」她媽

然一笑。

「小晴，你知道的！」他的目光熾熱。

她故意裝傻的搖頭。

「我要你！」

「哦？」

「就是今晚！」

「你認爲——」她直視著他的雙眼。

「你認爲你今晚能要到我嗎？」

「我就是不知道，但是從你的身體語言似乎在散發邀請我的訊息。」

「我的身體語言？」如果祝小晴想的話，她也是可以千嬌百媚、傾倒衆生，她本身很容易就可以散發出一種誘人的氣息，加上她慵懶的女人味，真會叫男人血脈憤張。

「看你穿成這樣……」他的聲音有些乾啞。

「這是我的最新春裝。」

「還有你喝了酒。」

「祇是一、兩杯的紅酒。」

「不！你喝了兩、三杯。」楚威真的弄不懂祝小晴的葫蘆裡是賣什麼藥，照他對她的瞭解，她絕不是那種會用心機的女人，她不會偽裝，很直接，可是今晚她抓不住她的心思。

「你認爲我不該喝？」

「也不是，而是你的表現有些反常。」

「而你希望我正常？」她有些誘惑意味的問著他，她的表情是那樣的無辜。

「不！小晴，我希望你完全的不正常。」楚威意思很明顯。（五十六）

傲君駙心


林曉筠

An Independent Global Green Franchise

長城保險

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

314-395-6002



代理衆多保險公司，
我們幫您比價，
尋求最優費率！

Perry Li 李光文
(636) 579 1888

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
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
人壽保險

9666 Olive Blvd., Suite 203, Olivette, MO 63132
Tel: (314)395 6002 Fax: (314)395 0898

聖路易新聞

St. Louis Chinese Journal

廣告、新聞請洽

➔ www.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
➔ E-mail: ad-slcj@slcjmail.com

Tel:314-991-3747 Fax:314-991-2554